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三十

宋 李燾 撰

仁宗

慶歷元年春正月辛亥朔御大慶殿受朝

丁巳太子中舍壽光任顓為三司勾當公事先是權三司使葉清臣請置推官四員詔舉朝臣二人係通判資序者充勾當公事三司勾當公事自顓始朝廷既用韓

琦等所畫攻策先戒師期知延州范仲淹言昨賊界投
來山遇嘗在西界掌兵言其精兵才及八萬餘皆老弱
不任戰鬬始賊衆深入葢為官軍以地分自守既不能
獨禦賊鋒又不能併力掩殺彼得其便繼為邊患其虜
刼生口牛羊亦不曾追奪故安然往來如蹈無人之境
令延州東路合隄防之處已令朱吉與東路廵檢駐軍
延安寨其西路亦委王信張建侯狄青黄世寧在保安
軍每日訓練及令西路廵檢劉政在德靖寨張宗武在

數政縣密布探馬候賊奔衝放令入界即會合掩擊若數路並入且併衆力禦敵或破得一處即更邀擊别路其環慶路已遣通判馬端往報部署司令一如鄜延路設備如此則可以乘勝而破賊令須令正月内起兵軍馬糧草動踰萬計入山川險阻之地塞外雨雪大寒暴露僵仆使賊乘之所傷必衆况鄜延路已有會合次第不患賊之先至也賊界春暖則馬瘦人飢其勢易制及可擾其耕種之務縱出師無大獲亦不至有他虞自劉

平陷沒之後修城壘運兵甲積糧草移士馬大為攻守全勝之策非為小利而動如重兵不時而舉萬有一失將何繼之則必闕朝廷安危之憂非止邊患之謂也茍自今賊至不擊是臣之罪也兵法曰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不戰可也臣於九月末至鄜延路便遣葛懷敏朱觀入界掩襲族帳蓋與今來時月不同非前勇而後怯今若承順朝旨不能持重王師為後大患雖加重責不足以謝天下若伺春暖舉

兵未為失策且元昊稔惡以來欲自尊大必被姦人所誤謂國家太平日久不知戰鬬之事又謂邉城無備所向必破以恣桀慢之心侵擾不已今邉備漸飭度其已失本望況巳下勑招携番族首領臣亦遣人探問其情欲通朝廷柔遠之意使其不僣中國之號而修時貢之禮亦可俯從令鄜延是舊日進貢之路蕃漢之人頗相接近願朝廷敦天地包容之量存此一路令諸將勒兵嚴備賊至則擊但未行討伐容臣示以恩意歲時之間

或可招納如先行攻掠恐未能深據要害徒為鈔刼損王師之體縱能殘彼吏𢧐焚彼聚落如白豹之功官軍既退戎類復居狠心重報增其怨毒邉患愈滋無時敢暇若天兵屢動不立大功必為外國所輕臣又近召張亢到延州熟議亦稍願與戎人相見於界上臣所以乞存此一路者一則懼春初盛寒士氣愈怯二則恐隔絶情意偃兵未期若施臣之鄙計恐是平定之一端茍歲月無效遂舉重兵取綏宥二州擇其要害而據之屯兵

營田作持久之計如此則苶山横山一帶番漢人户去昊賊相遠懼漢兵威逼可以招降或即奔竄則是去西賊之一臂拓疆制寇無輕舉之失也

戊午詔從仲淹所請據仲淹奏議此疏乃是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所上實録繫之今年戊午蓋是日方報可耳戊午正月八日也仲淹又言鄜延路入界比諸路最遠若先修復城寨却是遠圖請以二月半合兵萬人自永平寨進築承平寨俟承平寨畢功又擇利進築因牽制元昊東界軍馬使不得并力西禦環慶涇原之師亦

與三路俱出無異朝廷雖許仲淹存鄜延一路示招納意仍許仲淹與夏竦韓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便即不拘早晚出師仲淹復言去秋遣朱觀等六道掩襲所費不貲皆一宿而還近者密詔復遣王仲寶等幾至潰敗或更深入事實可憂臣與夏竦韓琦皆一心速望平定但戰者危事或有差失則平定之間轉延歲月所以再三執議非不協同又横山蕃部散居巖谷亦多設堡控扼險處入界兵少則難追多則難行假使主將智勇能

奪其險彼則遠遁須過横山後方到平沙却無族帳可
取能别出奇計兵從天落則有非常之功不然未見其
利也乞斷自聖意遣近上使命急至鄜延令臣督諸將
於二月半出兵先修復廢寨不須大叚軍須只以隨軍
運糧兵夫因便興功候有倫序别置戍守既逼近蕃界
彼或點集人馬朝夕便知大至則閉壘以待隙小至則
扼險以制勝彼或放散人馬亦朝夕便知我則運致糧
草以實其備彼若歸順我已先復舊疆彼未歸順我已

壓於賊境橫山一帶在我目中彊者可襲弱者恩附此亦托邊之一事然修復諸寨亦動軍民煩費不少比之入界勞散則有經久之利而無倉卒之患且安存得東路熟户蕃部并歸明弓箭手乞聖慈裁酌仲淹前後凡六奏卒城承平等前後十二寨蕃漢之民相踵復業修復十二城寨蕃漢之民相踵復業此據正傳不得其時按仲淹奏議乃正月二十五日初奏二月八日又奏二月二十四日并二十五日又奏三月七日又奏四月五日又奏凡六奏今刪取附見請不出兵疏後其三月七日所奏别論罷行營事亦别著之十二城寨修復界功時度仲淹必去延州矣仲淹四月五日所奏猶言修復承

平等寨利便然同日仲淹已有責命蓋十二城寨功未畢而仲淹去仲淹雖去十二寨卒能修復如仲淹所議也又按慶歷六年六月仲淹奏未曾修復足明修復十二寨畢功決不在仲淹未去延州四月前也仲淹又言關中民苦遠輸請建鄜州之鄜城縣為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邊兵就食可省糴價什之三他所減不與詔名其軍曰康定地里志在康定二年按仲淹奏議以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奏請今亦附見

己未西蕃邈川首領保順節度使嘉勒斯賚兼河西節度使　康定元年初用宋庠等議復京師南京及京東州

軍淮南宿亳州池鹽榷法而京師榷法尋弛於是又詔三司議通淮南鹽給南京兖鄆曹濟濮單廣濟八州軍利害以聞其後兖鄆及宿亳遂皆食淮南鹽矣此據本志附見榷法復弛已見寶元二年六月仍復附此兖鄆食淮鹽在十一月赦後

壬戌遣使體量安撫諸路翰林學士王堯臣崇儀使果州團練使張士宣陜西路知制誥王拱辰西京左藏庫使馬崇正益梓路知制誥賈昌朝閤門通事舍人徐奎河北路度支副使楊告西京左藏副使彭再思河東路

侍御史知雜事張錫内殿崇班慕容惟恭利夔路侍御史論程京東路魚周詢京西路方偕江南東西路殿中侍御史施昌言淮南路度支判官魏兼兩浙路范宗傑荆湖南北路諫官孫沔論崇正奎惟恭非才乞别選官代之不報堯臣將行請曰故事使者所至稱詔存問官吏將校而不及於民自元昊反三年於今關中之民凋敝為甚請稱詔勞來仍諭以賊平蠲租二年從之

癸亥録丹州汾水縣尉董正卿子澤為太廟齋郎弟琳

與堂除簿尉仍賜其家絹五十疋以正卿與父禹錫捕陝西軍賊郭邈山鬬死故卹及之

戊辰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夏竦言范仲淹前已相度涇原環慶鄜府等路齊入賊界一二百里四散攻擊乞朝廷發軍須器械以正月上旬至延州又別立入界擒捉蕃漢賞條甚備又近者朝廷取問不逼逐塞門賊馬之因仲淹亦奏稱非是怯懼候將來春暖大為攻取之計又奏西界春暖馬瘦人饑易為誅討及可擾其耕種

之務與臣前所陳攻策並同但時有先後爾賊界已知所定進兵月日豈得却退仲淹又奏横山蕃部散居巖谷若過横山後方到平沙即却無族帳可取臣所上攻策自鄜延路涇原路進兵直取横山諸處族帳鄜延并取綏宥等州非令徑趨平沙况鄜延聚兵最重於諸路而軍氣思奮若差近上臣僚勒令出兵恐不敢更持異議萬一異同即乞且如仲淹前所議併兵先到綏州分頭盪除撫寧和市場義合鎮茶山一帶人户如西賊的

有歸伏之狀朝廷郤欲候歲時招納即乞速降指揮令涇原路亦未得入賊界但令兩路嚴兵聚糧大為進討之勢亦可以屈賊計也

已已遣國子博士知耀州李宋卿催促陝西計置錢糧

詔乾元及天慶天祺天貺先天降聖節自今惟正節日禁刑外乾元節仍前後各一日停斷大辟罪

壬申詔太常禮院歲以春分祠高禖遣兩制官攝事初高禖為特祀及皇太子昕生既報祠之於是載為常祀

依寶元詔不設弓𨫼弓矢

乙亥并代部署司言西賊寇麟府二州請發鄜延等路兵馬入賊界以牽制其勢從之

丁丑夏竦為宣徽南院使

戊寅夏竦請以通判儀州耿傅參議軍事從之　翰林學士丁度言詳定服紀親疏在官迴避條制請本族緦麻以上親及有服外親並令迴避其餘勿拘從之會要正月二十八日事二十八日戊寅也

是月元昊使人於涇原乞和又遣寨主高延德詣延州與范仲淹約言已卯至保安軍仲淹既見延德察元昊未肯順事且無表章不敢聞於朝廷乃自為書諭以逆順遣監押韓周同延德還抵元昊其書曰高延德至傳大王之言以休兵息民之意請於中國甚善又為前者行人不達而歸故未遣親信不為書翰然詞意昭昭有足信矣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固當盡誠奉答曩者景德初兩河休兵中外上言以靈夏數州本為内地請

移河朔之兵合關中之力以圖收復我真宗皇帝文德柔遠而先大王請嚮朝廷心如金石言西陲者一切不行待先大王似骨肉之親命為同姓全付夏土旌旗車服極王公之貴恩信隆厚始終不衰真宗皇帝於當時也有天地之造自此朝貢之臣每來如家馬牛駝羊之産金銀繒帛之貨不絕於道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冑塵委養生送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民同堯舜之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忠順

之功也自先大王薨今皇帝震悼累日嘻吁遣使弔賻之禮聽大王嗣守其國爵命隆重一如先大王大王以青春襲爵不知真宗有天地之造違先帝之誓書遂建位號累遣人告於朝廷歸其旌節中外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一方念先帝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功豈一朝而驟絶之皆不殺而還假有本國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大王哉前代故事諸侯干紀即奪爵

命購求罪首朝廷寛大至於半年有司屢言方令下詔
此國家舊章不獲已而行也二年以來疆場之地耕者
廢耒織者廢杼且使戰守之人日夜豺虎吞噬邉界蕭
然豈獨漢民之勞敝邪天子遣仲淹經度西事而命之
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仲淹拜手稽首敢
夙夜於懐至邉之日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為大略未副
天子之意仲淹與大王雖未嘗髙會嚮者同事朝廷於
天子父母也於大王昆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於

兄弟哉可不為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言語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極尊之稱大王以北朝為比且北朝稱帝其來久矣與國家為兄弟之邦非藩屏可方也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大恩如諸蕃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率國人以伐之則世世有功乃欲抗北朝之稱帝乎大王又以拓跋舊姓之後且堯舜禹湯固有後裔復可

皆立為帝若大王之國有強族稱單于鮮卑之後俱思自立大王能久安乎此大王未思之甚矣徒使瘡痍百姓傷天地之仁觀乎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仁守之唐末天下恟恟羣雄咆哮日尋干戈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續我太祖皇帝應天順人受禪於周廣南江南荊湖西川一舉而下罷諸侯之兵革五代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正

萬邦吳越納土并晉就縛真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
事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不為游畋專尚禮樂務
以涵養士民天下之心愛逾父母此所謂以仁守之也
大王建議之初必為漢家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驅馬而
來所向可下今奔衝邊地頻年於兹矣漢之兵民有血
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與初望無乃異乎
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鬬劉平之徒發於忠敢輕
師而進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

必以獲劉平為賀者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之言不順今邊上訓練漸精恩威已立將帥而下各思奮發爭議進兵關中官兵之與民兵百五十萬招討司先以邊兵五十萬約諸路入界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兵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入賀蘭之居彼兵民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也皇帝不殺非辜然師之行君命有所不受鋒刃之交相傷必衆且蕃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大

王爾漢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天子爾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為妖為釁因大王也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為赤子何蕃漢之限仲淹方欲與大王議而決之重人命也今大王惠然留意何善如之但論議未順文字未至不敢聞於朝廷恐阻諸路之兵大王果然愛民為意者言當時之事由衆請莫遏以此謝於天子必當復王爵承先大王保國庇民之志天下孰不稱大王之賢一也如衆多之請終不獲辭前所謂漢唐

單于可汗之稱於本國語言為便亦不失其貴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名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人復康泰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為大王助四也又前來入貢之臣止稱蕃校以避爵命按唐方國之禮常遣賓佐入貢於朝則不必用蕃校之名又唐諸蕃所建官名未嘗與中國相雜使其持禮而來則無嫌矣其有功有德者必可授朝廷之命五也昨者邊臣上言乞以官爵金帛招致蕃部

首領仲淹亦一面請罷惟大王告諭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大王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心必更優卹七也又馬牛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獲其所八也大王聽之則上下同其美利邊民之患息矣況宗廟有先大王誓書在諸路之兵非無名而舉鐘鼓之伐以時以年大王

之國將如之何他日雖請於朝廷恐有噬臍之悔惟大王擇焉

實録云元昊後亦有復書未肯去僭號今別見正史西夏傳云元昊雖數勝然死亡瘡痍者亦殆半人困於點集財力不給國中為十不如之謡以怨之又誅殺不常肘腋數叛終不能大斥境土而中國兵益練習名將稍出頗究知敵中情狀而元昊始欲臣矣乃以塞門寨主高延德來歸因乞和按延德來歸時元昊未始欲臣其乞和偽也又未有肘腋數叛事傳序事顛倒今不取所稱十不如之謡當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三十二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王嘉曽

謄錄監生臣袁秉直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三十一

宋 李燾 撰

仁宗

慶歷元年二月辛巳夏竦言昨韓琦尹洙赴闕與兩府大臣議用攻策谿涇原鄜延兩路進討又鄜延走馬承受安儀言故綏州去延州東路長寧寨四十里皆舊日驛路寛平乞初春先令延州諸將併兵趨綏州盪除賊

界撫寧和市場義合鎮茶山一帶人户近蒙朝廷調發軍須不少今范仲淹却奏王師若自涇原鎮戎入界則臣令保安金明并東路延州環慶等州整兵耀武為入界之勢使綏宥銀夏一帶賊兵不敢西去自保鄜延一路况已降下出師日月而仲淹所議未同臣尋令尹洙往延州與仲淹再議而固執前奏未肯出師近投來人杜文廣稱賊界聞諸路入討只聚兵一路以敵王師今兩路協力分擘要害尚慮諸將畏進士卒驕怯未能大

挫動敵若只令涇原一路進兵鄜延却以牽制為名盤旋境上委涇原之師以嘗聚寇正墮賊計又近據涇原部署司申正月二十五日都監桑懌與蕃官郭拜四人相見約二十八日設誓却要歸順朝廷此賊若非懼見進討即欲暫款漢兵大為奔突之計乞早差近上臣僚監督鄜延一路進兵同入賊界免致落賊姦便詔以竦奏示仲淹

甲申以應方畧人郊社齋郎邱良孫權耀州觀察推官

布衣邵亢權邠州觀察推官亢嘗舉制策報罷於是獻康定兵説與良孫俱得試用始令孤挺獻書五十篇詔藏秘閣良孫竊其三篇上之館閣校勘歐陽修知其事欲出秘閣本以正良孫罪既而不果此據畢仲游令狐挺墓誌卹良孫不知何許人魏泰雜記及江休復雜誌載良孫事畧不同今並不取

陜西轉運使龐籍言元昊父子受國大恩一朝背叛今朝廷定議討伐以正逆順實合大義然此時興舉須為萬全之策臣謂用兵之道必先度我將既良我士既鋭然後料敵之虛實

乘其釁隙而一舉之去秋鎮戎之戰依城壁據根本以主待客而諸將或中傷而退或閉城不出其士卒絶無用命赴敵之心使殘毒人命剽刦財物從容進退如入無人之境可謂將不良士不鋭矣元昊君臣之間未開釁隙劉平等陷沒之後邉城人心日夕惴慄幸即更張軍政比來士氣漸振儻復一出不利則衆意愈慴心難再奮也況出界之後山川道路我軍素未經涉須以蕃部為鄉導則其姦詐不可不防若至險隘之處部伍輜

重首尾遥遠忽有伏兵鈔掠則至潰散况黄德和敗手下潰兵不多至今招輯未獲若數萬衆更潰而不敢歸則益生邉患不細臣竊度廟議以大兵屯聚已乆上費國力下困生民欲决於攻取之計其如將佐士卒未能如意或且為歲月持守之備汰去冗兵只留精鋭在邉數少則費用日寛兵精則足以禦捍賊地所産之物嚴法以絶之使不得與邉人市易既刼掠無所得貨利無所通其勢必日蹙如更益練將卒俟其釁隙可乘然後

大舉庶幾有萬全之策也惟聖心裁擇

乙酉涇原路走馬承受崔宣言元昊遣人至邊請和上謂輔臣曰賊多詭計欲懈我師爾宜詔逐路部署司益嚴守備

丙戌鄜延路走馬承受安儀言元昊執送塞門寨主高延德至保安軍詔令赴京師時范仲淹已遣延德還夏州矣　陝西簽書經畧安撫判官田況言昨夏竦等爲累奉詔以老師費財慮生他變令早為經畫以期平定

故韓琦等入奏畫攻守二策以稟聖算其守策最備可以施行不意朝廷便用攻策令一旦稟命不敢持兩端非有宿定之謀必勝之勢倉卒牽合殊無紀律昔繼遷屢擾邊陲大宗親部分諸將五路進討或遇賊不擊或戰衂而還又嘗令白守榮馬紹宗護送糧餉於靈州諸將多違詔自奮浦洛河之敗死者數萬人今將帥士卒素已懦怯未甚更練又知韓琦尹洙同建此策恐未甚稟服臨事進退有誤大舉請以一事驗之如師行有期

便須協力今鄜延路部署司葛懷敏等須索百端料其必不能應副足以為辭此不可者一也計者以為賊常併力而來我常分兵以禦衆寡不敵多貽敗衂今若全師大舉必有成功此思之未熟爾夫三軍之命繫於將帥人之材有小大智有遠近以漢祖之善將不若淮陰之益善况庸人乎今徒知大衆可以威敵而不思將帥之材否此禍之大者也兩路八十餘萬人庸將驅之若為舒卷賊若據險設伏邀截衝擊首尾前後勢不相援

則奔潰可憂今邉臣所共奬者朱觀王珪桑懌爾近於鎮戎軍出界劉璠定川兩路西賊境中生聚牛羊皆遷徙遠去惟空閒族帳守者二三百人輙來抗敵諸將奔走駭亂幾不自免部隊前後不復整齊兵甲械用大為攘奪今兩路齊入倂當劇賊若有不利則邉防莫守别貽後患安危之計決於一舉此不可者二也自西賊叛命以來雖屢乘機會然終不敢深寇郡縣以饜其欲者非算之少也葢以中國之大賢俊之盛甲兵之衆未易

可測今我師深入若無成功大國威靈盖為彼輕况我
別墮姦計以致他虞此不可者三也計者又云將帥之
間雖未足倚下流勇進或有其人自劉平石元孫陷沒
士氣挫怯未能勇奮今兵數雖多疲懦者衆以庸將驅
怯兵入不測之地獨近下使臣數輩干賞蹈利欲邀奇
功未見其利此不可者四也計者又云非欲深絶沙磧
以窮袄巢但淺入山界以挫賊氣如襲白豹城之比臣
謂乘虛襲掠旣不能破戎首拉兇黨但殘戮孥弱以厚

怨毒誠非王師弔伐招徠之體然事出無策為彼之所為亦當霆發電逝往來輕速以掩其不備今興師十萬鼓行而西賊已巧為計謀盛設隄備清野據險以待我師何襲挫之有此不可者五也自元昊寇邊人皆知其誅賞明計數黠今未有間隙之可窺而暴為興舉如此計者但欲決勝負於一戰幸其或有所成否則願自比王恢以待罪勇則勇矣其如國事何此不可者六也昨范仲淹奏且乞朝廷敦包荒之量存此一路令諸將勒

兵嚴備賊至則擊但未行討伐容示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招納今年尹洙到延州商量仲淹堅執前奏未議出師若使涇原一路獨入則孤軍進退憂患不淺今諸處探到事宜多言昊賊俟我師諸路入界則併兵一路以敵與投來人杜文廣所説相同此正陷賊計中此不可者七也以臣所見夏竦韓琦尹洙同獻此策今若奏乞中罷則是前後自相違異殊無定算欲果決進討則又仲淹執議不同或失期會乞召兩府大臣定議但令

嚴設邊備若更有侵掠即須出兵邀擊以摧賊勢如復怯懦容賊殺掠當以軍法從事或探得賊界謹自守備不必先有輕舉恐落姦便如此則全威制勝有功而無患也然自議攻討以來賊中呼集配類廣為守防遷徙勞擾未嘗少安至今却有通款之意亦不可謂之無益至於驢畜軍須之物虛煩調發却欲罷兵亦是事之小者臨時分擘處置亦不為難所顧者安危大計爾乞容降朝旨下都部署司田況新傳云於是罷出師令但從實録　陝西經畧

安撫副使韓琦言累准詔問促令進兵及令分析向去有何方畧授與諸路即委不誤事遂與夏竦參定攻守二策臣探知冬月昊賊未能舉動之際兼程赴闕求對進呈乞賜裁擇下兩地大臣相議只取攻策施行臣屢曾面奏兹事體大繫於安危若陛下决知可攻兩地大臣主議不變或能集事今日方歸本司而横議日騰朝聽已惑攻刺之説比已劄下朝廷舉大事主大謀自當堅如金石無有回易特降詔旨激勵將士沮軍者約行

古法今乃深憂重慮必謂無成况鄜延路范仲淹意在招納更不出兵雖具奏聞乞依元策假若朝廷強之使進終是本非已謀將佐聞之必無鋭志今已春月將半漸有暑氣必難進兵臣比來奉行成筭非是年壯氣鋭慮不及遠幸而求勝以誤國家誠以旲賊據數州之地精兵不出四五萬餘皆老弱婦女舉族而行陜西四路之兵雖不為少即緣屯列戍寨勢分力弱故賊始犯延安生擒二將屠掠無數者葢劉平石元孫聚一路之兵

拒之纔及九千而已去歲秋末復有鎮戎之敗劉繼宗等分兵捍禦不滿萬人比援兵之至賊已掠歸是則彼勢常專我力常散今中外不究此失遂乃待賊太過屯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壕不敢與敵中夏之弱自古未有聞臣僚堅執守議以為必勝之術者臣恐數失塞堡邉障日虛士氣日喪賊乘此則有呑陜右之心加以興師以來科斂萬計民已大困配率不止去年秋稔尚窘急如是忽有水旱其何以堪臣近過邠乾涇渭等州所至

人户經臣有狀稱為不任科率乞行減放内潘原縣郭下西絹行人十餘家每家配借錢七十貫文哀訴求免國用削弱乃至於此緣轉運使計無所出臣是以不敢邀愛民之譽直行放免恐相矛盾上煩朝廷臣恐一二年間經費益蹙人情惶駭師老思歸及期無代每慮至此臣難盡言望陛下省群臣之難一為大事之當謹知其異議已阻師期且令諸路置辦軍須訓勑兵馬俟及秋初若仲淹招懷未見其效則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

須討擊即乞斷在不疑克日降旨則庶事易辦便可進兵朝廷終難之此疏家傳有之他書無有今附田况七不可疏後或附任福敗前更詳考之

録故太子中允祕閣校理石延年子濟為太廟齋郎延年與天章閣待制吳遵路同使河東及卒遵路為言於朝特卹之　中書言京畿及京西民間妄傳朝廷括選女口入宫其扇揺者須聽人陳告配隷遠處牢城從之

先是朝廷欲發涇原鄜延兩路兵討賊議未决詔環慶

副部署任福乘驛詣涇原計事會經畧安撫使韓琦行邊趨涇州而諜者言元昊閱兵戳章會謀寇渭州巳丑琦亟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敢勇凡八千人使福將以擊賊涇原駐泊都監桑懌為先鋒鈐轄朱觀涇州都監武英繼之行營都監王珪參軍事耿傅皆從琦面授福等方畧令并兵自懐遠城趨德勝寨至摥博隆城出賊之後諸寨相距僅四十里道近且易芻糧足供度勢未可戰則據險設伏待其歸然後邀擊之福等就道琦

亦至城外重戒之翌日福自新壕外分輕騎數千趨懷遠城納克隆川遇鎮戎軍西路都廵檢常鼎同廵檢内侍劉肅與賊兵一溜戰於張家堡南斬首數百賊棄馬羊槖駝佯北懌引騎追之福亦分兵自將躡其後薄暮福懌合軍屯好水川朱觀武英為一軍屯龍落川隅山相距五里約明日會兵不使賊得逸去邏者傳賊兵少故福等輕之路益遠芻糧不繼人馬已乏食三日福等不知賊之誘也悉力逐之癸巳至龍竿城北遇賊大軍循

川行出六盤山下距揚博隆城五里結陣以抗官軍諸將乃知墮賊計勢不可留因前接戰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衝突自辰至午陳動衆傅山欲據勝地賊發伏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墮崖塹相覆壓懌肅戰死賊分兵數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者勸福自免福曰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國耳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鬬槍中左頰絶其喉而死福子懷亮亦死之先是琦命渭州都監趙律將瓦亭騎兵二千二

百為軍後繼是日與觀英會兵於姚家川福既死賊并兵攻觀英等戰既合珪自揚博隆城以屯兵四千五百來陣於觀軍西屢出掠陣堅不可破英重傷不能視軍自午至申賊兵益至東偏步兵先潰衆遂大奔英律珪傅皆死之監揚博隆城酒稅訾斌陝西部押兵士李簡柔遠寨主王慶鎮戎軍監押李禹亨三川寨監押劉鈞俱没於陣指使及軍校死者數人軍士死者六千餘人唯觀以餘衆千餘人保民垣四嚮縱射會暮夜賊引去

涇原部署王仲寶亦以兵來援與觀俱還民垣距福敗處才五里然不相聞也始珪望見福麾幟尚在賊圍中欲援出之軍校有顧望不進者珪斬以徇乃東望再拜曰臣非負國力不能也獨有死爾乃復進戰擊殺數百人鐵鞭至撓曲手掌破裂猶奮自若馬三中箭三易馬最後得其下馬左右馳擊又殺數十人飛矢中其目遂死英知必敗勸傳避去傳不答英歎曰英當死君文吏無軍責奈何與英俱死觀亦戒傳少避賊鋒而傳愈前

不顧身被數創乃殞前一夕傳在觀營夜作書遺福以其日小勝前與賊大軍遇深以持重戒之自寫題觀名以致福軍中傳死後或言福之敗由傳督戰大急福等既違節度雖死不足與既而福隨軍孔目吏彭忠得傳戒福書共白琦琦即奏之尹洙為作憫忠辨誣二篇實錄云韓琦奏今月十二日福等敗於好水川按尹洙集具載甲子福等敗乃十四日其傳自十二日追奔十四日陷沒凡歷三日也實錄云人馬乏食已三日益初十日出軍十一日戰於張家堡具夕兩軍隅山分屯十三十四日皆逐賊故軍食不充若即十二日敗則不應言已乏食三日也今從尹洙集方元昊傾國

入寇而福所統皆非素撫循之師臨敵受命法制不立既又分出趨利故至甚敗奏至上深悼焉

丁酉贈馬軍都虞候賀州防禦使任福為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禮賓副使王珪為金州觀察使趙律為容州觀察使武英為邢州觀察使內殿崇班閤門祗候桑懌為鮮州防禦使內殿崇班訾斌為成州團練使左侍禁閤門祗候李簡為惠州團練使西頭供奉官左侍禁李禹亨為澤州刺史內侍殿頭列肅為丹州刺史右侍禁

劉鈞為右屯衛將軍萬州刺史右班殿直唐忠為右屯衛將軍欽州刺史將作監丞耿傳為右諫議大夫鎮戎軍指使御前忠佐王貴為復州防禦使劉千為和州防禦使駐泊神衛指揮使白興為慈州團練使渭州指使神騎副都指揮使楊玉為澧州刺史追封其母妻及甄録子孫各有差賜福金順坊第一區賻物甚厚又月給其家錢三萬粟麥各四十斛唐忠不知以何職事死於是役當考常鼎列肅以都同巡檢督戰肅死事贈官鼎無聞焉亦當考

戊戌詔學士以下至知雜御史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各舉殿直以下有材武或曉知錢穀無贓罪者以聞　知成德軍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任布言臣父贈官以至工部侍郎而猶衣綠欲望自今贈官至正郎者其畫像許服緋至卿監許服紫從之　河南府言工部侍郎王駿卒贈戶部尚書謚忠穆　是日西賊再寇劉璠堡　忠正節度使壽國公昕暴得疾帝憂甚集京城知方書者與太醫治之司天言月掩心前星帝慘然垂涕己亥

薨贈太師中書令豫王謚悼穆命端明殿學士李淑護喪事陪葬永定陵納旌節符印於壙中帝自制輓辭葬期以五月且厚為之禮知諫院孫沔言啓土礲山期日迫卒難就非特此也自元昊盜邊三司力屈今一品之葬其飾最繁而祔葬者復衆非五十萬計不可是又益一邊費也元昊之窺中國久矣以水旱不調謂得天時以將帥不和謂合人事如因我之役工倉猝之際悉力幸災以驚邊吏則重為陛下憂豈可不慮願緩葬期以

俟西事之定書凡再上不報時帝悼王甚人莫敢言而沔獨言之　豫王之喪宗室既就奠又拜伏于位知大宗正事允讓獨致哀而止人以為得禮

始朝廷既從陝西所上攻策經畧安撫判官尹洙以正月丙子至延州與范仲淹謀出兵越三日仲淹言已得旨聽兵勿出洙留延州幾兩旬仲淹堅持不可辛丑洙還至慶州乃知任福敗績賊侵劉璠堡未退因遣權環慶路都監劉政將鋭卒數千往援未至賊引去㝷

劾奏洙擅發兵降通判濠州范仲淹去年十二月末疏稱西路巡檢劉政當屬鄜延比云環慶都監不知何時遷改詔京東西淮南兩浙江南東西荊湖南北路招置宣毅軍大州兩指揮小州一指揮為就糧禁軍先是河東北陝西與京東西皆增募鄉兵其後遍令天下各增募額外弓手於是始立宣毅軍額以統之惟陝西仍故號為保捷兩河強壯雖別名義勇亦有隸宣毅者募額外弓手遍及天下此據張方平所陳八事疏不得其時當在康定元年十月以後正史實録朔歷等書皆闕之今附見蓋所招宣毅軍其軍士即去年增募額外弓手也孫沔亦有乞放江浙荊湖

鄉弓手奏議可考初募額外弓手著作佐郎通判睦州張方平上利害八事其一曰敕文逐縣除舊管弓手外據見管主户每一千户差點弓手五十人一萬户五百人如不滿千户及萬户已上據今所定分數比量點差者伏以天下大縣有及五六萬户者若縣管主户五萬則所差二千五百人非惟人數過多民力煩擻或地處遠險或歲逢荐飢或守令非人或姦猾乘隙聚兵資寇亦不可以不過虞也欲乞諸萬户已下縣所差人數一如敕

文處分即萬户已上亦以五百人為止緣雖小縣不可以無備雖大縣選兵五百亦足以自衛矣如此則輕重之勢平臂指之力均矣其二教文其弓手須見管帳籍主户差點者只如臣州管内户籍有升降帳有桑功帳並歲上於户部升降帳所管主户二萬二千三百有餘此蓋官吏受俸約此户口數也桑功帳所管主户三萬七千六百有餘此乃州縣户口歲有增益之數也州縣賦役各有五等户版簿常所切用切慮逐處拘於帳籍

二字致有黙差異同欲乞明降處分州縣止以見用五等版簿見管主户數為准則天下之役均焉其三敕文所差黙弓手其第四第五等户如委實貧闕雖有丁數即不得一例黙差者乞令諸州縣先從物力丁數最髙強户黙差第一等不足即差第二等第二等不足即差第三等比並資産丁行髙強者黙定所有合供州縣色役依舊輪流差遣見供州縣色役者暫免弓手已畢役者却充弓手非惟先富強而寛平弱夫髙貲之人各有

護惜家鄉親愛之意故必重於犯法至於合用器仗亦有力置辦各得精好自然天下點差事體均當其四敕文令逐縣刱置教場每歲起十月後至正月終當分番勾集教閱自教閱時每人支口食米二升者十月後雖是農隙集教日長民亦不易又約計逐歲人且支米二石四斗今諸州縣倉廩除上供外留州支遣例少儲蓄即如臣州在兩浙中戶口不多所差點弓手若據主戶實數猶僅二千人數例支給口食歲支米四千八百石

將多補少計天下支費其數不啻百萬斛若令逐縣所
點弓手便作三番教習時即支與口食已教放歸便截
日住支即如三千户縣弓手一百五十人每番五十人
赴教每歲習四十日而已人不失業官不費儲是減天
下糧給之費三分之二也其五救文自教閱時量借甲
弩器械教習披帶教罷便仰管轄官員收納入庫其弓
箭刀鋸及木槍桿棒之類即許自置以備本鄉村教習
者夫奮挺揭竿猶足以資嘯聚之勢況人知鬬戰家有

利兵不可啓也請令逐人所置弓箭器械各自標認悉納州縣每當教閱及遇有盜賊勾抽會合之時據數給付事畢隨納常令官吏點檢其有損動即畨次給出各令修換其六敎文所差弓手每五百人内選差會武藝有身手者一名充指揮使者伏以内地州縣與河朔不同河朔所置鄉軍本備戰守之用故依軍法立為階級以相攝制又逐州軍各屯強兵勢足彈遏今内地州縣人不習兵但財力相維富役貧強暴寡其兼并豪猾之

民居常猶吞噬貧弱為鄉邑害況公許之相制乎夫能為五百人長必鄉里大猾者非惟為貧弱之暴吏且有患之大者彼前世之大冦乘飢擾之釁奮臂猶足以為天下患況使之有素練之士甲兵之利乎茲事大有安危之勢焉請令所點弓手每十人團為一甲置節級一人使歲一替換依次更番補充其指揮使之名伏乞省去逐甲人少則節級易為拘管呼集更番補充則不相攝服亦馭民之上策也其七敕文所點弓手須是少壯

者充與免户下諸雜差配伏以天下州縣人户大抵貧多富少逐縣五等户版簿中等以上户不及五分之一第四等五等户常及十分之九故國家諸雜賦役每於中等以上差科所以惠貧弱也今富彊之家盡占為弓手郎諸雜科配悉出於貧弱儻又姦吏因縁騷擾即縣鄉益困若分番教習每歲赴教止四十日而官與之食富強之家未為有損而乃虛免差配貽患下户欲乞令州縣諸雜差配一切仍舊但嚴行條約所差弓手除教

閲外州縣不得妄有勾抽差借諸般追役或有强惡賊徒結成群黨勾抽會合之時亦只許隨近勾點令佐親自部勒捕逐不得令公人押領淹延團聚如長役弓級耆壯等一例監捕之法若縣鄉小小盜賊持仗竊盜非群行攻刼者亦不得擅行勾抽免致官吏接便恣意聚散即其愛利過於免差配之恵也其八每歲教閲之時乞令逐州知州通判一次廵行諸縣以按閲之或所點人非壯健器械不完利行列不整訓習不精移易簿帳

減削糧食諸事其逐縣令佐各行勘罰其弛慢甚者具事聞奏嚴加黜責方平所議如此然當時不能盡用也方平所陳八事當在康定元年十月後益富弼奉使契丹以十月入辭劄子但云京東西置鄉兵猶不及江淮等路當時弼既去執政別因人論列因取六月甲辰詔書遍行天下故方平有此疏其十一月十二月之間乎實録本紀偶失記注既無所繫且附見此當時福建亦增募弓手亦置宣毅軍此獨無福建字或國史記注偶又不詳爾方平疏不必具載既欲考尋當時額外弓手事迹故並存之六月壬寅八月辛巳明年四月丁酉可考

癸夘從鄜延副都部署葛懷敏為涇原副都部署王仲

寶為環慶副都部署范仲淹言懷敏猾懦不知兵也

甲辰詔文武官受任於外者毋得因臨遣之際面祈恩澤

丙午京師雨藥　豫王薨止放百官朝會連值休假至三月庚戌朔始詔輟視朝五日　秘書丞通判同州蔣偕催促陝西計置糧草　初遣内侍王克恭議塞澶州決河克恭請先治金堤繼遣户部副使楊告與内侍押班劉從愿往規度告等請來歲稔塞橫壠而龍圖閣

直學士姚仲孫罷河北都轉運使入奏利害曰臣行大河自橫壠以及澶魏德博滄州兩堤之間或廣數十里狹者亦十餘里皆可以約水勢而博州延輯兩堤相距才二里堤間扼束故金堤潰宜於延輯南岸上自長尾道下屬之朱明口治直堤兩堤相距可七里行視臨塞皆開廣之又於堤之外起商胡埽至魏之黄城角治直堤則水緩而不迫可以無湍悍之憂臣之所陳其利有八一曰水不迫魏二曰河不憂徙而貝冀滄景安三曰

延輯無壅則隄不危四曰横壠罷大役五曰横壠不塞則河水不醫大韓埽六曰諸埽無他虞七曰河事寛則人工省八曰阻水險以捍蔽京師議既上詔京東河北轉運使巡河使臣知天雄軍李廸權利害而廸言開横壠功費大恐不可就宜修金堤以禦下流帝然其策於是詔權停修決河仲孫初以河北都轉運使權知澶州河壊明公埽絶浮橋仲孫親總役堤上埽一夕復完權知大名府夜領禁兵塞金堤決是歲澶魏雖大水民不

及患仲孫澧魏二事據本傳附見

辛亥降知鎮戎軍崇儀使忠州刺史朱觀為供備庫使時韓琦奏好水川之役觀雖力戰拒賊官軍死傷者亦多請降官且留在任以責後效也

甲寅鄜延部署許懷德為本路副都部署

丙辰詔禮部貢舉自今舉人毋得以進獻邊機及軍國大事為名妄希恩澤　任福等既敗朝議因欲悉罷諸路行營之號明示招納使賊驕怠仍密收兵深入討擊

詔范仲淹體量士氣勇怯如不知畏懦即可驅策前去乘機立功仲淹言任福已下勇於戰鬬賊退便追不依韓琦指縱因致陷没此皆邊上有名之將尚不能料賊令之所選往往不及更令深入禍未可量大凡勝則乘時鼓勇敗則望風喪氣不須體量理之常也但邊臣之情務誇敢勇恥言畏怯假使真有敢勇則任福等數人是也而無濟於國家孫子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今欲以重兵密行軍須糧草動數萬人

呼索百端非一日可舉如延州入賊界二百餘里營陣之進須是四程況賊界常有探候兼扼險隘徒言容切可無喧鬧其行營名目切恐虛有糜罷自古敗而復勝者蓋將帥一時之謀我既退衂彼必懈慢乘機進戰式可圖之昨山外賊退之時本處兵少兼闕將帥所以不能舉動近據慶州申郝仁禹等領兵入界亦多輸折蓋賊扼險要以寡擊衆而致也臣愚以為報國之仇不可倉卒昔孟明之敗三年而後報殽之役孫子曰王不可

以怒而興兵將不可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故明主謹之良將警之安國之道也又曰利而誘之怒而撓之引而勞之今賊用此策不可不知若乘盛怒進兵為小利所誘勞敝我師則其落賊策中患有不測或更差失憂豈不大自古用兵之術無出孫子此皆孫子之深戒非臣之能言也以臣所見延州路乞依前奏且修南安等處三兩廢寨安存熟户并弓箭手以固藩籬俯彼巢穴他日賊大至則守小至則擊有閒則攻

方可就近以擾之出奇以討之然復寨之初猶慮須有戰鬭比之入界其勢稍安其諸路並乞且務持重訓練奇兵先乞相度徳靖寨西至慶州界環州西至鎮戎軍界擇要害之地堪為營寨之處必可久守則進兵據之其側近蕃族既難耕作且懼殺戮又見漢兵久駐可倚賊不能害則去就之閒宜肯降附庶可奪其利而取其民也若只鈔掠而回不能久守側近蕃族必無降附之理今乞且未進兵必恐虛有勞敝守猶慮患豈可深入

臣非不知不從衆議則得罪必速柰何成敗安危之機國之大事臣豈敢避罪於其間哉臣非不能督主官員須令討擊不管踈虞敗事之後誅之何濟惟聖慈念之鄜延路罷行營文字臣且令部署許懷德收掌別聽朝旨臣一面依此關報夏竦韓琦商量申奏如所議未合乞朝廷取捨臣方待罪不敢久冒此職妨誤大事從之於是行營之號卒不罷兵亦不復出按仲淹奏議此謀以三月七日奏今附見

戊午詔如聞江南民間妄言各戶二丁以上皆徙耕陝西遠方貧民或已逃避山谷間亦有舉息於人買田自占者故兼并之家擇戶下瘠土移於貧民宜許人陳告給賞錢五十千犯者奏裁

丁卯賜汴口役卒緡錢　元昊始僭兵未動也朝廷即欲討之著作佐郎通判睦州張方平上言國家自景德以來既與契丹盟天下忘備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殆三十年矣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

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當含垢匿瑕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閒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方平所議盖與吳育同而議者皆不謂然兵既交天下騷動方平又獻平戎十策大畧以為邊城千里我分而賊專雖屯兵數十萬然賊至常以一擊十必敗之道也既敗而圖之則老師費財不

可為已宜及民力之完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參知政事宋綬曰六科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於是名對賜五品服諭執政令試學士院俄而曰是再對制策者復何試辛巳除直集賢院尋遷太常丞知諫院據哲宗實錄新舊附傳皆不載方平初議與吳育同獨載其平戎十策且言夷簡悉用之按蘇軾誌方平墓則云十策不果用而載其初議特詳今從之呂夷簡以康定元年五月為宰相宋綬以九月為參

政墓誌云宰相呂夷簡則方平所獻十策當在康定元年五月以後恐太緩今且從墓誌更當考之方平知諫院實錄不記其時今附此當是代梁適在六月閒會要禁約篇載方平以八月十六日論内降自稱承乏諫省未五十日則初除在六月閒也其自著作遷太常丞亦不知是何時

御前忠佐管勾鎮戎軍蕃漢都指揮使事向進領忠州刺史以䕶邊有勞又其三子皆與賊戰沒也進又見二年六月丙申

乙亥以汴流不通遣知制誥聶冠卿祭河瀆廟内侍押班藍元用祭靈津廟

夏四月庚辰以嘉勒斯賚進奉人蘭章家軍主策拉諾爾

為珍州刺史

辛巳降陝西經畧安撫副使樞密直學士起居舍人韓琦為右司諫知秦州職如故任福軍敗琦即上章自劾諫官孫沔等請削琦官三五資仍居舊職俾立後效會夏竦奏琦嘗以檄戒福貪利輕進於福衣帶間得其檄上知福果違節度取敗罪不專在琦手詔慰撫之及是乃奪琦使權孫沔奏議云因責范仲淹乃例罷琦使權當考王堯臣亦言福違節度以敗不可專責琦蓋琦已責堯臣復言之事見六月己亥

壬午陜西都轉運使禮部郎中天章閣待制龐籍為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兼鄜延路部署司事　屯田員外郎劉渙直昭文館為秦隴路招安蕃落使（會要招安作招撫）渙還自青唐得嘉勒斯賚誓書及西州地圖以獻故有是命尋改為陜西轉運副使兼秦隴招安蕃落使仍令渙諳策拉諾爾所告諭嘉勒斯賚舉兵取西涼府

癸未降陜西經畧安撫副使兼知延州龍圖閣直學士户部郎中范仲淹為户部員外郎知燿州職如故始韓

周等持仲淹書入西界逆者禮意殊善行既兩日聞山外諸將敗亡周等抵夏州留四十餘日元昊俾其親信葉勒旺榮為書報仲淹別遣使與周俱還且言不敢以聞烏珠書辭益慢仲淹對使者焚其書而潛錄副本以聞書凡二十六紙其不可以聞者二十紙仲淹悉焚之餘又略加删改書既達大臣皆謂仲淹不當輙與元昊通書又不當焚其報呂夷簡詰周不禀朝命擅入西界周言經畧專殺生不敢不從坐削官監通州稅宋庠因

言於上曰仲淹可斬也杜衍曰仲淹本志益忠於朝廷欲招納叛羌爾何可深罪夷簡亦徐助衍言知諫院孫沔又上疏為仲淹辨上悟乃薄其責孫沔救仲淹此據日記刪改書據搠歷按高延德之來初無書以仲淹與元昊書可考也畢仲游作沔神道碑乃云延德奉書至延州及闕下誤矣元昊有書益因韓周使歸日記所載嘗得其實呂夷簡面詰韓周比必仲淹遣赴京師或朝廷追入高延德雖違令赴京師然已先為仲淹發回夏州及韓周使還不云與延德俱不知延德復還或否也果復還且赴京師亦無書元昊所遣使與韓周俱還者要未嘗到闕下也葉勒旺榮姓名此據元昊傳事益與日記畧同但實錄正史載此事皆不詳爾

甲申以資政殿學士右諫議大夫陳執中為工部侍郎同陜西都部署兼經畧安撫緣邉招討等使知永興軍仍詔夏竦判永興軍如故　徙秦鳯副都部署知秦州定國留後曹琮為陜西副都部署兼經畧安撫緣邉招討副使琮在秦州前後凡四年劉平石元孫之敗關輔震恐琮請籍民為義軍以張兵勢於是料簡鄉弓手數萬人賊寇山外還天都刼儀秦屬户琮發騎士設伏以待之賊遂引去琮欲誘吐蕃犄角圖賊得西州舊賈使

諭意而沙州鎮國王子遣使奉書曰我非唐甥天子實吾舅也自党項破甘凉遂與漢隔今願率首領為朝廷擊賊帝善琮策故使副執中尋加步軍副都指揮使琮本傳載此三事皆不得其時今附見史須考之除步軍副帥乃五月己巳今附見

丙戌環慶鈐轄供備庫使杜惟序領忠州刺史為陝西鈐轄兼巡警緣邊州軍好水之役惟序領騎兵數千由懷安路破賊三寨斬首數百級獲馬牛千計於是擢用之惟序審瓊曾孫也

已丑契丹國母遣林牙臨海軍節度使耶律仁先吏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張宥契丹主遣左監門衛上將軍蕭福善光禄少卿崇禄館直學士王綱來賀乾元節

已亥詔秦州管界諸縣令佐并鎮寨主都監監押廵檢等委陜西都轉運司體量年老昬昧懦弱不得力者於轄下選公幹得力使臣對換訖奏如别無可差即具以聞當議選人對替會要康定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事二十一日已亥也是年十一月郊祀乃改元慶歴故會要以為康定二年

乙巳德音降陜西囚死罪一等流以下釋之諸軍及弓箭手並與持支仍出内庫錢三十萬緡以賜邉民被冦鈔者其親屬孤寡官為賑撫賦役可省者省之官吏有務苛刻誅求者當行嚴典本路進士再舉諸科三舉及曾經御試者免解諸州解額不及十人者增五人十人以上增三人

丙午陳州布衣郭京為大理評事陜西都部署司參謀軍事京少任俠不事家産平居好言兵范仲淹滕宗諒

數薦之上召見特命以官　建州布衣徐復賜號沖晦處士復初京師舉進士不中退而學易通流衍卦氣法自筮知無禄遂亡進取意游淮浙間以學易為事凡數年益通隂陽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説他日聽其鄉人林鴻範説詩且言詩之所用於樂者忽若有得因以聲器求之遂悟大樂於七音十二律清濁次序及鐘磬侈弇匏竹髙下制度皆洞達上方留意於樂詔天下求知樂者大臣薦胡瑗瑗作鐘磬大變古法復笑曰聖

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後瑗制作皆不效范仲淹過潤州見復問曰今以衍卦占之四夷無變異乎復對西方當用兵推其日月後無少差於是與郭京俱召見帝問天時人事復對曰以京房易卦推之今年所配年月日當小過也剛失位而不中其在強君德乎帝又問變故與前世何若復對曰如唐德宗居奉天時帝驚曰何至此復曰雖然君德不同陛下無深慮也帝問何故復曰德宗性忌刻好功利欲以兵

伏天下其德與凶運會故奔走失國僅乃能免陛下恭儉仁恕不難屈己容納西羌之變起自元昊陛下不得已應之雖兵連不解而神人知非陛下本心時同德宗而德與之異卦氣雖不祥無他也不乆定矣帝稱善帝又問明年主何卦復曰乾卦用事説至九五盡而止帝又問前年京師黑風何以應復曰其兆在内豫王喪其應也命為大理評事固以疾辭乃賜處士號補其子發試校書郎復性高潔而處世未嘗自異後居杭州十數

年卒曾鞏集有徐復傳與實録正史畧不同今但從實録正史取龍川别志附益之　録故慶州西谷塞主左雄殿直趙福子大有為左班殿直以福與西賊戰没也　以安州復隷荆湖北路　詔致仕官之子孫授試御齋郎年及格者與免選除近便官